

# 那些年，他们还不是教授

谈史老张

前一阵子整理书房，翻箱倒柜，找出了我的“复旦日记（1978—1982）”。这些日记本，一共四册，是我自1978年10月起在复旦大学历史系读书生涯的“流水账”。

仔细翻阅，我被其中记述的中年教师片段又一次吸引。当年在历史系，中年教师是“顶梁柱”，我们曾承蒙关照，甚至与之朝夕相处。那些年，他们大概四五十岁，因时代耽搁，职称仍为讲师或助教，但有的人早已名声在外，在社会上没名气，却在学术圈享有盛誉；还有的人一辈子默默无闻，但同学们忆起他们，至今两眼放光……

一

邓廷爵老师曾担任过我们78级的班主任。邓廷爵（1922—1991），四川璧山（今属重庆）人。1950年毕业于复旦历史系，教我们先秦史。邓老师瘦弱、矮小，说一口四川普通话，性格沉稳，话不多。因已谢顶，看上去很苍老，在我们眼里，邓老师是一位“年迈的老先生”——有一次，他坐在别人自行车的后座上到校上课，一位同学还担心：老先生年纪大了，万一摔倒了怎么办？谁也没猜到，邓老师当年不过五十多岁。

邓老师虽然只是讲师，资格却很老。前几年我读《顾颉刚日记》，才知道他师从过曾在历史系任教的顾颉刚先生。据《顾颉刚日记》记载，1946年10月30日，“复旦学生来上课，自一时半至四时，为讲地理沿革史大概及《山海经》”。11月18日，“为复旦学生十一人讲《禹贡》三小时”。顾颉刚记下的为数不多的学生名字中，均有“邓廷爵”二字。不过，邓老师很谦虚，从未对我们说过自己是“顾颉刚弟子”。

我们班级51个同学，绝大部分是应届生，应届中学毕业生只有10人，应届生与应届生最大的年龄差距达十三四岁。应届生大多来自工厂、农村，阅历丰富、知识面广，班里的干部职位均由他们“承包”。和他们比起来，我们应届生就显得既天真、愚钝，又势单力薄。但邓老师对应届生很呵护。1978年10月28日，我在日记里写道：



“上午，从长春开完古代史分期学术讨论会回来的邓廷爵老师召集我们应届生开会，征集我们学习上遇到的问题……这是多么令人鼓舞的呀！”

1981年初，邓老师卸任班主任，由许道勋老师接替。许道勋（1939—2000），浙江平阳人。1965年毕业于复旦历史系，主要从事隋唐史的教学与研究，曾任中国古代史教研室主任。许老师个子不高，戴一副棕色圆框眼镜。那时眼镜质量差，镜片厚，那一圈圈的镜片边缘，显示他近视度数很深。与邓老师不同，许老师个性开朗。“许老师给我的印象是：和气而健谈，而且总是笑呵呵的。”（1981—2—19）这里的“总是笑呵呵的”，其实还有下文：在后几届某班的课堂上，只要许老师一来，就会有一位调皮学生学着他那有个性的“咯咯咯”笑声，先笑起来……许老师不明所以，也被逗笑了，于是，全班同学跟着他一起大笑起来。

许老师为人和善，学问也好。上世纪70年代初，毛主席做出指示，请一些专家注释部分古籍，印成大字本，供中央领导人阅读，许老师就是大字本的注释者之一。他与赵克尧老师合著的《唐太宗传》《唐玄宗传》，至今仍是唐史研究的重要范本。据说一位台湾大学教授在读了《唐玄宗传》后，对于书中的翔实考证尤为叹服。

许老师曾与彭神保老师一起，为我们开设过隋唐史课。他们一谐一庄，各有所长。记得在课堂上，有一位中文系77级的学生曾来旁听，她叫颜海平。颜海平在学校排演的话剧《于无声处》中扮演主角，也算是“校园明星”。那时，她一头齐耳短发，听课非常认真。谁也没料到，隋唐史课程结束后不久，颜海平就发表了十幕话剧剧本《秦王李世民》，引起轰动。该剧后被拍成电视剧，红遍大江南北。后来，颜海平赴美留学，成为著名教授。不知她今天是否还会想起，她创作《秦王李世民》时，曾旁听过历史系的隋唐史课，而两位任课老师，当年还仅仅是讲师！

二

在我们寝室，常有任课老师前来，他们或辅导功课，或讲述系里的奇闻轶

事，大家听得津津有味。1979年2月15日，我的日记里有夏义民老师前来寝室的记录：“历代文选教师夏义民到我们寝室来聊了一个晚上的天，内容广泛，仅就就学一例，言及学科、上课、借书、毕业分配、选修及教师等，几乎无所不包。”

夏义民（1937—2019），浙江镇海人。1963年毕业于复旦历史系，后到中国科学院语言研究所工作。曾参加过《现代汉语词典》《新华字典》的编写和修订。夏老师教我们中国历代文选和古代汉语课，在课堂上，他喜欢讲北京那些著名语言大家王力、吕叔湘等先生的故事，有时还自嘲：“我嘛，至今仍然是个助教！”有一次，在讲到“文史不分家”时，他忽然话锋一转，说：“过去呢，文学家看不起历史学家；历史学家呢，也未必看得起文学家……有人说过，‘文’者嘛，‘文’过饰‘非’也！”

那时，各类教科书都非常紧张，我们上课基本没有教材。夏老师的课程也如此，大概一直到学期结束时，我才陆续凑齐一套王力的《古代汉语》（四册）。但是，在日记里，我却意外发现一件事：

夏义民老师很热心，今天请他代购校门东侧，原来有一家校内书店（今邯郸校区中国银行营业所原址），店堂虽小，但柜台后却有一个“密室”，专供内部图书或紧俏图书，不对学生开放，教师可凭工作证限量购买。那时，罗素的《西方哲学史》（商务印书馆“汉译学术名著”之一）刚出版，属于紧俏商品，顾嘉福同学特别想买，却因为进不了“密室”，只能望洋兴叹。教我们世界史的张广智老师知道了，立刻答应代购。“那天，外面下着大雨，我正在寝室里午休，忽听外面敲门，原来是张老师来了，他浑身被雨淋湿，从包里取出《西方哲学史》交给我，这真让我又惊又喜……”不久前，顾嘉福向我讲起这温馨一幕，依

然有点激动。

上述回忆，与夏老师的“代购”两相对照，足证当年亲密的师生情谊，也部分解答了我的疑问。

三

在我的日记里，还记有不少中年教师的上课风采。如，朱维铮老师教我们中国国史学，“讲课抑扬顿挫”（1981—2—25）；姜义华老师上的中国现代思想史，“是我这学期以来所上的课中收获最大的课程之一”（1981—6—19）；张广智老师在上外国国史史时，“总是不厌其烦地讲出一些警句和格言，给人的印象极为深刻”（1982—3—5）；回母校兼课、开设辛亥革命史的金冲及老师“几乎不用讲稿，讲得很流畅。他对史料的熟悉是令人佩服的”（1981—4—21）……

另外，我还记下过一位政治经济学老师与我们的班长曹景行同学的对话：政治经济学老师在课上问：“哪位同学能否讲讲，有计划、按比例发展的规律与价值规律的关系如何？”老曹回答说：“它们的关系就像我们学校的夏征农和苏步青一样！”一阵哄笑……（1979—10—26）

还有一位老师，给我印象特别深：“他是一位口才很好的先生，以致听他的演讲，时常忘掉笔记，甚至忘掉了时间的流逝。”（1980—9—8）——他就是金重远老师。

金重远（1934—2012），江苏江阴人。1952年考入复旦外文系，后赴苏联留学。1959年毕业于列宁格勒大学（今圣彼得堡大学）历史系。他是世界史研究专家，曾获普京总统授予的“圣彼得堡300周年荣誉勋章”和法国政府授予的“棕榈教育骑士勋章”。不过，他直到1978年才晋升为讲师。1980年9月，金老师为我们开设了法国近现代史选修课。

我记得很清楚，每次上课铃响，金老师就会掐准时间走进教室。他个子不高，“咚”的一声踏上讲台前的木制台阶，身手敏捷。别的老师上课，总是带着讲义和书，他却两手空空。但是一旦开讲，恰似行云流水、滔滔不绝，讲到关键处，他会从中山装口袋

里掏出几张卡片，念几段史料，显得潇洒自如。有一次，金老师突然说了一个英语单词“audacity”，说这个词既是“大胆无畏”，也是“鲁莽无礼”，我已忘了这是用来评价罗伯斯庇尔还是在说拿破仑，但“audacity”这个词，却让我铭记至今。

非常巧的是，法国近现代史开课不久（10月21日），复旦就迎来了法国总统吉斯卡尔·德斯坦的来访。这是外国元首第一次到访复旦，我曾写过《亲历德斯坦总统复旦演讲》（刊于《档案春秋》2018年第3期）一文，详述过大学礼堂（今相辉堂）里的热烈和无序：总统演讲时，后几排学生都站在了座位上；演讲结束后，大家又拼命往前挤……一位校友读了以后补充说，他当时也在现场，亲眼看见一位中国高级官员被挤掉了皮鞋。不过，后来金老师在上课时，并没有责怪学生：

金重远老师上法国国史课时说，法国总统来校演讲时，我们一反拘谨的态度，代之法国式的热烈欢迎。礼宾司的人一再打招呼说，今天的秩序不太好。法总统说，没关系。（1980—10—27）

四

我的日记还写过两位老师对我作业的评价。

一位是沈渭滨老师。沈渭滨（1937—2015），上海七宝人。1961年毕业于上海师范学院历史系，1975年调任复旦历史系。沈老师是我们中国近代史课的任课老师，他去世后，我曾写过一篇《速写沈渭滨》（刊于2015年5月2日《解放日报》），其中有一段写到了他对我的读书报告的批语。没想到，这次翻阅日记，竟找到了那段批语的原由：

从文章中看出，你对洋务运动基本上持否定态度，认为其作用，消极面多于积极面。这当然并非无可。只要言之成理、持之有故就行。但在表述中，我个人看来似有前后矛盾之处。若是，今后写作时务必注意。一篇文章，论点必须前后一致，切不可自相违背。不知你以如何？（1980—6—17）

沈老师批语的核心，是批评我引用史料的“前后矛盾”，对我似击一猛

掌，让我有“顿悟”之感。批语中，“我个人看来”“不知你以为如何”是沈老师一贯的谦词，他从不强加于人，这让我更羞愧难当。就是从那时起，我对沈老师萌生了敬意和好感。毕业以后，我与他一直保持交往。每年大年初五，沈老师府上常常高朋满座，在一片欢声笑语中，我混迹其间，感到特别轻松、惬意。

另一位是李华兴老师。李华兴（1933—2011），湖北武汉人，1956年入读复旦历史系，1966年研究生毕业。李老师是中国近代思想史任课老师，也是我毕业论文的指导老师。当年，他和朱维铮、姜义华老师被我们同学并称为中国思想文化史教研室的“三剑客”。李老师上课时激情澎湃、用词华丽，记得他形容中国近代社会发展，用了“雷奔电驰”一词，同学间有过热烈议论。除了激情，李老师也特别较真。有一次课上，一位同学与同桌窃窃私语，声音大了点，他立刻终止讲课：“哎哎，这位同学……”

令我意想不到的，学期结束时，有同学对我说，我的考查文章《〈大同书〉浅析》得到了李老师的好评，并说我们班得到他表扬的只有两位同学（另一位是历届生），“我起初不相信”，“后来，课代表老顾也传达了李老师的意思，我才相信了”。（1981—1—22）不久，我选择李老师作为我毕业论文的指导老师。他家住广东四路楼建新村，我写论文期间曾多次上门请教。因为接触多了，我日记里对他的描述也比较详细：

我一面与他交谈，一面细细地端详着他。他很魁梧，要不是他的鼻梁上架着一副近视眼镜，人们也许会认为他是一个力大无比的锻工。他说话时很富于感情色彩，并审慎地注意着遣词造句的功用，说到激动处，他会忽然站起来，在小小的屋子里踱几步，然后机械地用手理一下桌椅上的书籍。（1981—12—27）

在李老师悉心指导下，我的毕业论文得了“优”。由此，李老师提升了对我的期望值，希望我将来成为康有为、梁启超的研究者。他曾多次提议我报考他的研究生，但我那时急于闯荡社会（摆脱“应届生”的尴尬），并未应考。我想，李老师对我一定很失望。

上世纪90年代中期，我离开了复旦。从此，我就像一片脱离大树的叶子，漫无目标、随风飘荡，翠绿渐成枯黄。多少次，梦见我的老师们，感觉自己又坐在第一教学楼的课桌旁……

蓦然回首，一个时代远去了。

2021年5月25日，修改于复旦燕园

# “得意缘”：吴小如先生的一篇花笺题记

谷曙光

近两三年来，我受出版社之邀，为先生吴小如先生编校《戏曲文集全编》，已离竣事不远；在此过程中，我总想找点新鲜玩意儿，新读者耳目，以免“炒冷饭”之讥。冬日晴暖，我乃于篋中翻检，竟找出十余年前先生赐下的一篇行书花笺题记，顿时眼前一亮，且勾起了我对往事的回忆。

那是2008年，我以并不便宜的价格，购得程继先、吴颂平（藏）校改的皮黄《得意缘》总讲。钞本以珠、墨两色分别书写剧中生旦的唱念“盖口”等，书眉还有一些场上要紧地方的提示，这是典型的“梨园钞本”，可算得一件难得戏曲文物了。

《得意缘》这戏，通常分为教鞭、说破、恶钱、下山数折，是一出以小生和花旦为主的妙趣横生的轻喜剧。清代宫廷演剧的档案，已有演出《得意缘》的记录了；后来“四大名旦”之一的荀慧生增益首尾，演过所谓的全本。顾曲家黄裳的名作《旧戏新谈》里评价此剧：“论情节，论编制，都可以说是上乘之作，紧凑而并不紧张，打情骂俏，都在情理之中，妙极。”可知喜爱。名伶合作的《得意缘》，甚至可以放在盛大义务戏的大轴，足见喜闻乐见。记得我读大学时，买到名伶荀慧生、叶盛兰、尚小云1957年元月义演《得意缘》的实况录音磁带，一时如获至宝，在很长一段时间内，荀、

叶的“教鞭”成为我晚上睡前用随身听消遣的“催眠曲”。小夫妻燕尔新婚，调风弄月，春情无限——我觉得，那是我听过最精彩的旦角、小生念白戏了。

校改总讲的程继先、吴颂平是何许人也？请先从程继先说起。程的学生俞振飞、叶盛兰如雷贯耳，都是今天被称为大师的艺术家；而继先作为大师的老师，艺术水平如何，也就不言而喻了。继先出于梨园名门，是京剧鼻祖程长庚之孙。内行都知道，他其实是晚清、民国成就最高的京朝派小生泰斗，雉尾戏、官生戏、穷生戏、武小生戏全都举重若轻，游刃有余。他实在是与杨小楼、余叔岩等在同一艺术层面、境界的杰出伶人；唯一的不足，是他的嗓子不济，演不了小生的重头唱功戏。

我之得知吴颂平的名字，也是在先生的文章里。颂老出自天津巨商世家，乃早年津门四大买办之一吴调卿之长子，曾赴美学习军事，民国时一度任山西教育厅长。以他的出身，自然有钱有闲“玩儿票”，他居然曾向“同光十三绝”之一的徐小香请教过，而且与晚清一辈的王楞仙、程继先等名伶都有过从，辈分甚高。他曾先在先生的推荐下，以八十余岁的高龄在中国唱片社灌制唱片，这是多么难得的

戏曲音响文献！惜乎因时代原因，未能流传下来，徒令人怀念。

有了文字上的印象和对《得意缘》的喜悦，当我看到颂老收藏并与程继先共同校改的剧本总讲时，就必欲得之了。我购藏后，先后拿给刘曾复先生和莎斋师看，两位老人都翻阅多时，摩挲良久，说是难得之物。

刘先生谈到，程继先的这个本子，当是最权威的“准词”，这要在过去，是所有唱小生的演员梦寐以求的“好宝贝”。虽然还未到秘不示人的程度，但证以钞本上的印章申明：“恕不借，但可抄录”，足见珍视宝贵。

莎斋师在书房里，对我侃侃而谈：“《得意缘》里有不少雅俗共赏的典故，高水平的演员演来，颇令人解颐。此戏是皮黄戏里难得的好本子，台词本色，关目精巧，当出自通晓场上而又功力深厚的文墨人之手。”他又历数看过程继先、姜妙香、金仲仁、叶盛兰、顾珏荪诸名家的《得意缘》，这其中，自以程继先演得最精彩、最有“份儿”。我听得心驰神往，如闻开天遗事，插话道：听过两份叶盛兰演《得意缘》的实况录音，一与荀慧生、尚小云，另一与言慧珠、雪艳琴，皆为名家名作。莎斋师问我：“更喜欢哪一种？”我答曰：“当然是叶与荀，协力匹敌，‘对唱’精彩绝伦；而叶与言在一起，叶似乎把言给‘欺’下去了。”先师频频点头，说道：“你所见不差。盛兰此戏是得程继先真传的，荀慧生虽然贵为四大名旦，大盛兰十余岁，但两人演来殊两悉称，荀并没有压倒叶。至于言大小姐，则根本不是对手。五十年代中期，言北上与盛兰短期合作，演此戏前，言亲自到盛兰府上请教，可见郑重和礼貌。这是盛兰亲口对我说的。”我接过头：“这出戏的生旦对白精彩，描摹新婚燕尔的恩爱小夫妻情态，极有俏头，真个是风情旖旎。小夫妻俩还以‘四书’典故调侃，逸趣丛生，可并不让人觉得酸腐。特别是小生动辄以韵白和京白穿插着挪揄，非常有特色，令人忍俊不禁。我最爱听的念白戏就是《得意缘》和《连升店》了。都说年轻人不爱看京戏，戏曲久已式微，但我觉得《得意缘》这出戏，刻画小夫妻打情骂俏，如演给今天的年轻人看，也一定喜欢的！”吴先生叹了口

气道：“戏，是一出好戏，但今天还有何人会演？就是演，也演不出叶、荀那种严丝合缝的艺术效果了。能演的人没了；勉强演，也不见精彩，这才是戏曲最大的危机！”我无语，也跟着叹惜。

吴颂平在总讲上有毛笔题记，但字迹潦草，于是吴先生带着我一起辨识，中有句云：“此剧本系程继先兄所赠之旧本，经余与继先两次删改，余与继先演时均用此本。”吴先生大感兴味，说道：“这是真正的名伶秘本，过去难得一见的。说不定俞振飞、叶盛兰都借抄过的！”

关于《得意缘》一剧，吴先生其实是有研究的，他早在1990年就撰有《〈恶钱〉〈得意缘〉与〈江湖奇侠传〉》，谈此剧的渊源和改编。而吴颂平藏的总讲上也有一段话：“《得意缘》戏剧系从小说《谐谑》中‘恶钱’一段所编，后人排演之，以《得意缘》命名。”吴先生表示，颂老的话是有见地的。小说、戏曲的关系向来密切，题材上相互借鉴、生发，更是习见常有的。

我特别感兴趣的，是吴颂平是否真的向小生鼻祖徐小香请教过。因为徐在京昆史上是如同神一般存在的人物，可惜关于他的史料太少了，“文献不足征”。我发现，总讲首页有一行小字“中华民国十四年，公元一九二五，岁次乙丑，颂平四十四”，就兴奋地指给吴先生看。先师点头说：“这句话很重要。”我接着道：“这说明颂老生于1882年。关于徐小香，据说晚年从北京回到故乡苏州，乡居二三十年，直到民初才故去。由此言之，颂老是完全有可能见过徐小香的，或许是专诚到南方拜见的，也未可知。”吴先生颌首，同意我的分析，并回忆起早年与颂老谈话的印象。附带着，吴先生还忆及老前辈的名票，如韩慎先、顾赞臣、章晓珊、王庚生、张伯驹等，这些都是极有本领的顾曲名家，先师或请教，或屡演演剧，而今都风流云散矣！谈往忆旧，吴先生不免“感时抚事增惋惜”，那感慨，真与杜甫《观公孙大娘弟子舞剑器行》的喟叹别无二致。

我看吴先生谈兴甚浓，遂向他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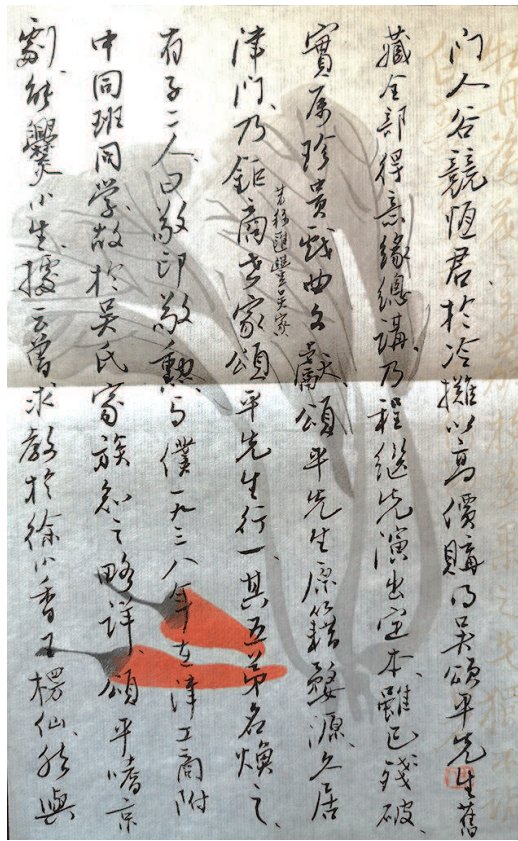
出：有无兴趣撰一毛笔题记？那时先师每日清晨临池水不辍，我屡见之。但我仓促提议，也无把握。谁知先师一口答应，毫无推脱，并顺手从架上拿了几页极漂亮的花笺纸，漫道：“这是友人新送的，就拿这个写吧，比白宣纸漂亮，你看如何？”我自然大喜过望。

吴先生办事是急性子，第二天一早，就打来电话，说题记已就，让我便时去取。我放下电话，即刻出发，兴冲冲地“二进中关园”，师生再谈《得意缘》。当看到先师写满了三张的花笺行书（右图），我真是如花照眼明，其乐何如哉！先师写文章是有名的快手，这数百字的题记，对他而言，不过是“小菜一碟”。题记文字固然清通可诵，而花笺行书亦是难得佳构。我端详着纸上笔走龙蛇，如行云流水，就知先师是笔不停辍，文不加点，倚马三纸。因叹老辈功力，实不可及。

先师的书法，本是家学渊源，太老师王如公乃近现代书法大家；而先师的行楷，萧疏高远，超逸绝伦，无一点尘俗之气，可谓学人逸品。细味之，如对高士，如沐春风，颇有“掬水月在手，弄花香满衣”（于良史《春山夜月》）之妙。

此题记藏于鄙篋中已逾十年，今检出，对笈怀师，更遑录文字，附于文末：

门人谷竟恒君于冷摊以高价购得吴颂平先生旧藏全本《得意缘》总讲，乃程继先演出本，虽已残破，实属珍贵戏曲文献。颂平先生原籍婺源，久居津门，乃巨商世家（昔称汇丰吴家）。颂平先生行一，其第五弟名煊之，有二子二人，曰敬印、敬勋，与仆1938年在津工商附中同班同学，故于吴氏家族知之略详。颂平嗜京剧，能囊小生。据云曾求教于徐小香、王楞仙；然与程继先相过从，并得程之真传，则确有其事。当时津门票界习小生者，吴氏资历最老，其次则西医潘



经芬，即话剧演员王禹平之父，宗家派流。稍晚更有袁青香，亦姜派信徒，且得姜亲传。此人者，仆曾蒙亲聆其清唱，而袁则更能登台，且广收弟子，凡入其门者，皆改名排以云字，如坤净齐啸云，即袁弟名之一也。上世纪六十年代初，中国唱片社经仆建议，邀颂平先生录制《叫关》唱片，仆曾于内部聆其原始录音，由那仲霖先生操琴，周子厚司鼓，借毁于十年浩劫，乃成绝响。至《得意缘》之小生，平平生所见，有程继先、姜妙香、金仲仁、叶盛兰及顾珏荪诸家，皆各擅胜场。今盛兰所演之本，大抵与叶盛兰演出本相近，盛兰本程氏弟子，自属源流相符合也。谷君以此手钞本见示，并囑题数语，爰就所知，拉杂述之如上。戊子雨水节，小如病中漫识

这也算是先师的一篇短小精悍的佚文了，其中之津门梨园掌故、论界师承关系、吴颂平家族事迹，颇有可传者。我现在披露出来，各述颠末，也算未辜负先师撰文的一片苦心。总之，此事可谓一段“殊胜因缘”，盖此总讲乃名剧《得意缘》，而我与有缘得之；后又蒙缘得到先师的行书花笺题记；更算是一番别样的“得意缘”了。因记原委、述掌故、录佚文，并以“得意缘”名文，以志师生之风雅情思云。

辛丑新春



荀慧生、叶盛兰、尚小云一九五七年元月合演《得意缘》剧照